



ZUQUN SHENTI BIAOZHENG DANGDAI BAIMAREN DE WUDAO YANSHUO

族群·身体·表征——当代白马人的舞蹈言说

王阳文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B.J.W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ZUQUN SHEN TI BIAO ZHENG DANGDAI BAIMAREN DE WUDAO YANSHUO

族群·身体·表征——当代白马人的舞蹈言说

王阳文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族群·身体·表征：当代白马人的舞蹈言说 / 王阳文著.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ISBN 978-7-303-21572-0

I. ①族… II. ①王… III. ①藏族—民族舞蹈—中国
IV. ①J722.2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5831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10.625
字 数：257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策划编辑：宋旭景
美术编辑：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编辑：陈佳宵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序

白马人是一个不到两万人的少小族群，就其形成的历史以及当下的民族归属情况于学界聚讼纷纭。故而王阳文将白马人的舞蹈文化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无疑存有相当的研究难度。所幸经过三年的寒窗苦读，深悟学理，修得方法，善于思考，为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她在研究白马人的舞蹈文化时，以田野调查材料为依据，以相关理论与方法为支撑，完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欣悉，此论文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支持，我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乐而为之序。

的确，这篇学位论文倾注了作者不少心血和汗水。由于白马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对白马人过往历史及舞蹈的文献记载较为贫乏。因此，为了获得更多、更详实的资料，也为了对白马人及其舞蹈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王阳文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先后多次跋山涉水

深入到甘肃、四川的白马人村寨，通过观察、访谈、体验等多种方式，不仅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也对白马人的“地方性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为她完成学位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论文即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在文化整体论的理论框架下，对白马人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宗教信仰以及舞蹈实践进行了民族志叙述，并从主位、客位的不同视角对白马人的舞蹈——池哥昼、麻昼、火圈舞等从身体文化的意义上予以阐释，还进一步探讨了舞蹈在不同场景下的主体表达与诉求，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了当代白马人及其舞蹈的生动形象，且对白马人的舞蹈文化，在“细描”的基础上展开了“深描”。

这篇论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且深入的民间舞蹈研究个案，也让我们对民间舞蹈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当我们以既定的文化属性来看待真实存在的族群与他们的舞蹈时，很多现象便无法被解释，那么我们最应思考的可能更应是“既定”本身。这是作者的落笔之处，也是潜藏于整个研究中的关注点。虽然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能够提出问题、带来思考亦是一篇论文的价值所在。作为她的导师，希望她能够以此为起点继续探索，为中国舞蹈学学科建设以及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整体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朴永光

2016年11月28日

前 言

白马人居住在四川与甘肃交界地带的高山峡谷间，人数不到两万，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中被定为藏族，七八十年代曾展开对其族属问题的研讨，直到今天，对白马人的文化属性在学术层面的探讨仍在继续。由于地处多民族交界地区，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迁徙，再加上远离中央和地方政权，白马人的文化与藏族中部地区有诸多差异，某些地方又与汉文化有所结合，其他相邻少数民族的文化对他们也有所影响，呈现出一种在混融、杂糅的同时主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即使外界对白马人存在争议，但他们对自我的确认与表达从未间断。

以身体为媒介的舞蹈活动是族群内部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丰富各异的舞蹈形态背后蕴含着族群的文化规则与文化逻辑，同时舞蹈作为一种“显型文化”，也是族群在与外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表现自我、凸显自我的主要方

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与族群互动中白马人形成了一套自我文化的解释系统，以手舞足蹈的形式体现出他们对自我的确认与表达，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也在身体呈现与意义阐释间得以建构。舞蹈作为以身体为媒介的艺术活动，每一次的表演既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观念”，又充满了场景性与个体化的主动创造。舞蹈作为一种身体语言，丰富各异的形态背后既有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的语言的灵活性，也有语言规则内在的稳定性。也正是在这稳定与变动、结构与能动相统一的舞蹈言说中，白马人的文化被凸显与塑造。

本文以白马人的舞蹈为研究对象，重点聚焦在文县白马人当代的舞蹈实践上，对该族群的历史、文化和舞蹈活动进行田野考察，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舞蹈学的研究视角与理论，重点分析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白马人如何通过舞蹈来表征自我，族群边界、认同场景，以及族群文化的共建怎样通过舞蹈得以实施。通过详实的舞蹈民族志文本呈现不同场景下文县白马人的舞蹈实践活动，探讨舞蹈实践中体现的认知结构与个体能动性、内部差异与外部边界、结构性表达与场景化创造。最终通过这个稳定与变动、结构与能动、传承与建构共存的舞蹈个案，带来对舞蹈研究、教学与创作的思考。

本书由导论和七章正文组成。导论部分介绍全文的理论立场，提出对白马人舞蹈研究的意义所在。正文部分中，第一章以白马人的族属争论与称谓为切入点，呈现出一个争议与诉求共存的少数民族群体。第二章是对白马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描绘，聚焦文县白马人的口头记忆与日常生活，为理解白马人的舞蹈提供一个整体的文化背景。第三章以第一次

田野经历为文本，在大量访谈与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当地人的口述来认识白马人的舞蹈，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透显出当地人对自己舞蹈的态度、认知与情感。第四章呈现年节期间文县白马人各村寨的舞蹈活动，在对文县白马人的舞蹈活动进行全景式扫描与整体性呈现的基础上，重点阐释在各个村寨的具体场景下舞蹈如何被实践，以及当地人对这一实践的解释，以此鲜活地呈现出舞蹈在生活场景中的结构性与能动性。第五章对白马人舞蹈中的“火圈舞”、“池哥昼”和“麻昼”的舞蹈身体语言进行分析与阐释，通过外部的形态分析与内部的意义阐释揭示舞蹈身体语言蕴含的象征意义。第六章讨论白马人舞蹈中所体现的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在白马人内部，通过舞蹈体现出的村寨认同更为强烈，但也被包含在白马人共享的意义体系之下，可以说各村寨舞蹈中裂变式的形态特征与聚合性的意义结构建构起族群的内部边界；而在与外界的互动中，通过选择与体现，舞蹈更成为塑造与凸显白马人文化认同的主要途径，也被赋予更深远的意义。

通过这六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舞蹈是族群文化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手舞足蹈的身体形态表达集体观念、分享集体情感、传递族群知识，可以说它是族群集体性的身体言说。其次，舞蹈作为以身体为媒介的文化实践，舞蹈过程中充满了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每一次的身体呈现都是在具体场景下的创造与展示，可以说它又是场景化的能动呈现。最后，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舞蹈还是族群互动中凸显自我特色、塑造自我形象的主要表现手段，在手舞足蹈的身体呈现中蕴含着强烈的族群诉求，可以说它还是族群边界与文化认

同的塑造与外化。本书的第七章在这三点结论的基础上，将白马人的舞蹈置于当下舞蹈学科体系内部进行讨论，以此提出对当下民族舞蹈、民间舞蹈认识与实践的反思。

本书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呈现一部当代白马人的舞蹈民族志，呈现一个稳定与变动、结构与能动、传承与建构共存的舞蹈实践过程的个案。集体的表达、文化的表征以及当代的诉求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白马人的舞蹈，也折射出今天少数民族舞蹈的存在状态。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反思	5
第三节 理论与视角	17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2
第五节 主要内容与篇章结构	24
第一章 何为白马人：争论、博弈与自称	26
第一节 相关争论	27
第二节 “白马人”的提出	36
第三节 舞蹈中的白马人	39
第二章 走进白马人：村寨、记忆与生活	43
第一节 从县城到村寨	46
第二节 记忆中的白马人	57
第三节 白马人的生活世界	62
第四节 白马人舞蹈的生存空间	73
第三章 跟着白马人认识白马舞	77
第一节 初识“池哥昼”	79
第二节 学跳“火圈舞”	93
第四章 不同的村寨共同的舞蹈	102
第一节 入贡山的“池哥昼”	103
第二节 草坡山的“池哥昼”	127

第三节	迭部寨的“池哥昼”	138
第四节	薛堡寨的“麻昼”	140
第五章	形态分析与意义阐释	147
第一节	“火圈舞”的舞蹈身体语言	150
第二节	“池哥昼”的舞蹈身体语言	180
第三节	“麻昼”的舞蹈身体语言	195
第六章	舞蹈中的认同与表征	208
第一节	“裂变”与“聚合”：内部边界的舞蹈呈现	209
第二节	选择与体现：外部边界的文化建构	219
第七章	白马人舞蹈的现状与思考	231
第一节	民族舞蹈与白马人的舞蹈	234
第二节	中国民间舞中的白马人的舞蹈	238
第三节	对白马人舞蹈的再思考	243
参考文献		246
附 录	田野笔记(节选)	258
后 记		327

导 论

解析一个稳定与变动、结构与能动、传承与诉求共存的舞蹈实践个案；呈现一部当代白马人的舞蹈民族志。

——题 记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一次来到文县，退休后一直致力于白马人文化保护的前任政协领导与两位文县的白马人热情招待了我，给我指引和安排了考察行程。从山上考察下来在县城小住，又见到这两位白马人，交谈中他们真挚的一番话让我感触颇深：“现在来的人多了，我们经常有接待，每次来人，张主席带着我们要先看看，看来的人是干什么的，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待不住，看两眼就走了，也有的来了问几个人就走，回去后乱写，根本不是我们的东西。像你这样研究我们舞蹈的专家，我们非常欢迎，大力支持，我们会全力配合。我们希望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来研究我们，把我们的歌舞介绍出去，把我们白马人

介绍出去。”

这两位白马人在县城文化部门供职，也算是当代的族群精英，他们之所以这样说，与白马人的处境有关。白马人居住在四川与甘肃交界地带的高山峡谷间，是一个不到两万人的少数民族群体。1949年以前沿袭历史旧称，这一群体被称为“白马番”或“西番”，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中，被定为藏族。

有关白马人的族属争论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历史有关。从地理位置来看，白马人居住在青藏高原东端大岷山山脉的白水江、涪江流域，地处岷山和龙门山南北构造带，以及秦岭和摩天岭东西构造带交错的特殊部位。从整体看，他们的生活区域西部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相连，南部与北川羌族自治县相接，北部与东部靠着陇南、天水、兰州等大片的汉族居住区，介于今天的汉族、藏族和羌族之间。从所处的地理特征来看，大部分村寨位于高山峡谷地带，沟壑纵横，大部分民居都建在半山腰和山顶上，相对来说显得较为闭塞。这一地区自古就是战争频发和民族迁徙的重要地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隴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北史·氐传》载：“自开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魏略·西戎传》云：“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由此南北朝时期先后建立的(前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五个地方政权被认为是氐人政权。到了唐代，西羌和吐蕃的力量逐渐强大占领这一地区。这里还曾经是吐蕃王朝与唐王朝征战时藏军的驻扎地。《安多政教史》载：“藏王松赞干布时，藏汉冲突较频繁，仅一次松赞干布派大军二十万，

进驻今天的阿坝地区，驻守南坪^①一代的军队称贡布，占领松潘、平武一代的叫达布……这些军队没有赞普的命令不得返回，后人称他们为‘噶玛洛’，他们的后裔在此地繁衍生息。”^②有史学家认为白马人是“经过长期的战争与迁徙，在今天的四川与甘肃交界地区留下的一个非藏、非羌的民族群体”^③。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④斯大林的这一“民族”概念是我国认识民族、划分民族沿用的基本理论。我国民族学建立之初也提出，“民族不是血缘组织，相反，它是血缘组织瓦解以后的产物”^⑤，可见民族并非建立在以生物性为基础的人种学意义上，而是以文化作为民族构成的基础。就白马人的文化来看，由于地处多民族交界地区，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迁徙，再加上远离中央和地方政权，因此，它的文化与藏族中部地区有诸多差异，某些地方又与汉文化有所结合，其他相邻少数民族的文化对他们也有所影响，呈现出一种在混融、杂糅的同时主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

同许多少数民族群体一样，白马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研究语言的学者中有的认为白马语是藏语的地方方言，

① 南坪：1953年单独建县，1998年更名为“九寨沟县”。

② 杨士宏：《安木多东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③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23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④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10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⑤ 同上书，101页。

也有的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语言；^① 白马人的信仰观念中既保留藏族原始宗教本教信仰的痕迹，也受到汉族民间信仰的影响，^② 白马人还会举行传神仪式，把传神者称为“释加”，类似于羌族中的“释比”；白马人生活中着装、语言、行为、习惯与周围的汉人并无太大差异。强曲寨的余林机老人说：“我们白马人周围是汉族和藏族居住区，有些村寨中我们白马人与汉族交错杂居，在饮食、居住上受汉族影响很大。我们住在高山深谷，以农为主，交通闭塞，生产条件也艰苦，这就需要相互学习……”

白马人的文化特点并不是一个特例，它所在的整个藏彝走廊中的很多族群都呈现出这一特征。石硕教授指出“藏彝走廊上的民族经常处于迁徙流动之中，其迁徙流动的过程一方面为适应新的环境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其原有文化的某些变迁，另一方面也通过同一些新的族群的交往接触甚至彼此间的融合而将习俗和文化传统带到新的地区，藏彝走廊地带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汇融合，造成了文化源流及民族关系之间彼此交错和极为复杂的多样性局面”^③。可见，文化交错、多元和杂糅的特点是藏彝走廊各族群的共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民族走廊中，各族虽有相互影响，但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以白马人为例，这个不足两万人的少数民族群体，在藏彝走廊内，在今天的汉、藏、羌之间，更凸显着自我的特点，他们对与其他群体的界分诉求，以及对自我族群的认

① 参见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编：《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1987。

② 参见杨冬燕，《（白马）藏族信仰习俗调查研究》，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3）。

③ 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2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同诉求并未减弱。在这一过程中,舞蹈作为当地文化的表征,鲜活地呈现了白马人的族群文化与当代诉求。

舞蹈以身体动态承载并传承文化,在手舞足蹈丰富各异的形态之中蕴含着族群的文化规则与文化逻辑。无论学术界对其族属问题如何争论,白马人有一套关于自我文化的解释系统,并以手舞足蹈的方式表达出来。白马人的舞蹈中既有与藏族锅庄、羌族萨朗、彝族打歌形式相同的“火圈舞”,又有与羌姆有关的“麻昼”,还有形式与内容近似于“傩”的“池哥昼”。但当地人对此都有自己的解释,这背后透显出白马人对自我的确认与表达,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在身体呈现与意义阐释间得以建构。同时,作为以人体为媒介的艺术活动,每一次的表演既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观念”,又充满了场景性与个体化的创造与表达;作为一种身体语言,手舞足蹈的形态背后既有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的语言的灵活性,也有语言规则内在的稳定性。也正是在稳定与变动、结构与能动相统一的舞蹈言说中,白马人的文化被凸显与塑造。由此,以当代白马人的舞蹈实践作为一个微观个案,能够呈现出在充满了交流、互动与相互影响的区域中,人们在彰显自我特点的同时如何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能够呈现出在手舞足蹈的身体表述中,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如何被塑造与建构的过程;能够为如何理解民族舞蹈,提供思考与研究的角度。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反思

一、民族舞蹈的认识与族群研究的启示

把舞蹈视为文化在今天的舞蹈研究中已成为一种共识,罗雄言教授在《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提出“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通过人的形态、神态进行传情达意的艺术形式。舞蹈之所以

是一种文化现象，还在于它的形成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是由人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体态和对社会观念的反应构成……舞蹈以身体动态保留并传承文化，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地理环境、劳动方式、语言与信仰等文化特点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舞蹈中”^①，朴永光教授在《舞蹈文化概论》中认为：“舞蹈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娱、娱神、娱人以及表情达意的需求而创造的以人的肢体动作为主要手段的文化，舞蹈中凝结着不同民族、族群、人群的生产、生活、习俗、思想、观念、情感等因素，所以称之为舞蹈文化。”^②《舞蹈生态学》则将舞蹈视为文化生态中的一个因素，着重研究舞蹈与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此解释舞蹈现象，揭示舞蹈规律，^③这一过程也把舞蹈与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民族舞蹈是我国的文化财富。民族舞蹈一方面在舞蹈学科中以文化的差异性与风格的独特性成为舞蹈教学、创作与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被包含在民族文化中而成为民族学的一部分。

随着民族学的发展，相关概念与定义也被不断廓清，族群与民族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也在学理上被进一步地理清。在学者把“族群”视为一个文化概念，将其使用范畴局限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的领域，而将“民族”视为一个政治概念，用来特指得到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具有法律和政治地位的

①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4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② 朴永光：《舞蹈文化概论》，7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③ 资华筠、王宁等：《舞蹈生态学导论》，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